

第二十六辑

詩經研究丛刊

中国诗经学会
河北师范大学 合办



學苑出版社

诗经研究丛刊

第二十六辑

中国诗经学会 合办
河北师范大学

學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经研究丛刊. 第26辑 / 中国诗经学会, 河北师范大学合办.
—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5. 11

ISBN 978 - 7 - 5077 - 4905 - 2

I. ①诗… II. ①中… ②河… III. ①《诗经》—诗歌研究—丛刊 IV. ①I207. 222 - 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58443 号

责任编辑: 战葆红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

网 址: [www. book001. com](http://www.book001.com)

电子信箱: [xueyuan@ public. bta. net. cn](mailto: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)

销售电话: 010 - 67675512、67678944、67601101 (邮购)

印 刷 厂: 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尺寸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7.75

字 数: 60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80.00 元

编委会

顾问 夏传才

主编 王长华

编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长华

王洲明

向 熹

刘毓庆

邵炳军

赵敏俐

赵逵夫

林庆彰(中国台湾)

郭 杰

目 录

三百篇解读

- 《甘棠》“蔽芾”新解 白军鹏(1)
- 《诗经·国风·樛木》篇考释及主旨辨析 崔 治(8)
- 从上博楚简看《洞酌》篇中的“民之父母” 于 昕(21)
- 《诗·防有鹊巢》为陈大夫吁请攘楚考 李治中(32)
- 《豳风·鸛鸣》诗旨与“桑土”新解 逯 宏(46)
- 论《诗经·国风》中的男性形象 毛振东(58)
- 《诗经·唐风·扬之水》诗旨辨析 齐清仙(68)
- 《诗·曹风·候人》“鹑”意象考论
——《诗·曹风》意象研究之二 唐旭东(85)

语言艺术研究

- 《诗经》一价动词“N+之+V”句式计量研究 赫 林(97)
- 略论《诗经》与《楚辞》中的语气词
(兮、些、羌、只)于两汉赋中之褪变 黄志辉(105)
- 《诗经》周族史诗中三句一节组合单元的结构功能 贾学鸿(130)
- 《诗经》助词略论 杨合鸣(147)
- 程俊英《诗之修辞》评介 李丽文(163)
- 《诗经·商颂》的语言之美 陈桐生(185)
- 《诗经》的语言研究仍有可为 向 熹(199)

文化研究

- 论《孔子诗论》第二十七简“中氏”——兼论孔子的“君子”观 安 敏(206)
- 伊尹、尹吉甫家世生平和《诗经》编订考 黄震云(217)

西周铭文、《费誓》与《江汉》《常武》的互证研究	廖 群(245)
《诗经》編集过程中的传播问题初探	唐 帅(260)
清华简《周公之琴舞》与孔子删《诗》相关问题	徐正英(270)
阜阳汉简《诗经》年代考辨	许志刚(297)
东汉巴蜀《诗》学考论	罗建新(308)
论先秦时期河汾文化区诗歌的人物审美	郝建杰(323)
《诗经》舞乐探源—以《邶风·简兮》为中心	林宜瑾(334)
《诗经》“析薪”事象民俗蕴意新探	吕华亮(357)
子夏的思想特征及其家学渊源	
——兼论子夏思想与三晋文化精神的契合(初稿)	马银琴(368)
《诗经·邶风·鸛鸣》与周公关系考论	亓 晴(395)
《诗经》所反映的周人车马文化及车马描写的文学史意义	陈鹏程(424)
由燕礼仪程论春秋的赋诗现象	付林鹏(439)
商代祭祖祷祝活动与祭祖诗	管恩好(463)
周代礼乐文化与《诗经》的传播	金荣权(477)
层累阐释造就的周公形象初探	
——以历代《邶风》阐释为考察中心	龙文玲(494)
《诗》庙颂之宾客与皇尸义说	欧天发(508)
周代史官的“类诗家”功能与《诗经》早期传述状态初探	孙世洋(517)
琴与《诗经》中的礼文化	徐栋梁(533)
当代学人	
向熹先生《诗经译注》初探	郭全芝(541)

三百篇解读

《甘棠》“蔽芾”新解

白军鹏

摘要：“蔽芾”一词自宋代以来始有两种相反的解释，即毛传的“小貌”说和朱熹的“盛貌”说。历代学者均将此二字分释，从训诂和文意的角度考虑，两说均有据可寻，双方均难以压倒对方，本文从同源联绵词的角度出发，认为“蔽芾”与“𦼮沸”等当为具有同源关系的一组联绵词，并结合《诗经》语言习惯，考定其确当为“盛貌”。

关键词：蔽芾 同源词 联绵词 盛貌

《召南·甘棠》是《诗经》中较为有名的一首，据毛传，其为美召公之诗^①。为便观览，我们不妨将全诗录于下：

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

蔽芾甘棠，勿剪勿败，召伯所憩。

蔽芾甘棠，勿剪勿拜，召伯所说。

另外《小雅·我行其野》亦有“蔽芾”一词：“我行其野，蔽芾其樗。”关于此“蔽芾”之意，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。以毛传为代表的“蔽芾，小貌”说和以朱熹为倡始的“蔽芾，盛貌”说。《说文》：“蔽蔽，小草也。”马瑞辰谓：“蔽与𦼮声近，《广雅》：‘𦼮，小

^① 亦有学者认为此“召伯”当为周宣王时之召穆公虎，即见于金文之召伯虎。

也’。”①《尔雅》：“芾，小也。”这些大概是前一说之脚注。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虽然提出了“蔽芾”为“盛貌”。但是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。马瑞辰在同书中谓：“甘棠为召伯所舍，则不得为小。”②此疑很有道理。马氏同时也引经典为据，证明“蔽芾”确当为“盛貌”。“芾古作市，《说文》：‘市，草木盛市市然。’《广雅》：‘市市，茂也。’蔽芾正宜从《集传》训为盛貌，《小雅》‘蔽芾其樛’义亦同。《韩诗外传》引诗‘蔽芾甘棠’。张迁碑作‘市沛’，并声近而义同。又市与葭音义亦相近，《说文》：‘葭，草叶多。’亦盛也。”③晚近的王先谦在《诗三家义集疏》中亦有类似看法。因其论证过程对我们后面的论述有帮助，所以这里不烦引用：“《说文》：‘蔽蔽，小草也。’桂馥《义证》引此诗毛传，云‘蔽蔽’宜作‘蔽芾’，非也。《释诂》：‘蔽，微也。’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‘蔽，障也，隐也。’‘蔽芾’者，草木初生，微有所掩蔽，重言之犹‘夭夭’、‘灼灼’之例。‘蔽芾’即‘蔽蔽’也，其本字当为‘蔽葭’，借作‘蔽芾’，‘葭’之为言‘蔽’也。《说文》：‘葭，道多草不可行。’《周语》韦昭注：‘葭，草秽塞路也。’是‘葭’有‘蔽’义。《硕人篇》‘翟葭以朝’，《传》：‘葭，蔽也。’《采芑篇》‘簟葭鱼服’，笺：‘葭之言蔽也。’其义皆自‘多草不可行’引申之。《采芑》释文：‘葭，本又作芾。’‘芾’亦‘蔽’也。《说文》：‘市，鞞也。上衣蔽前而已，市以象之。’‘𦍋，篆文市。’《玉藻》‘一命缊𦍋幽衡’，注‘𦍋之言亦蔽也。’《白虎通·绋冕》：‘绋者，蔽也。’古书‘芾’、‘葭’、‘绋’、‘𦍋’、‘𦍋’字并通用。‘韩芾作葭’者，《韩诗外传》引作‘蔽葭甘棠’，《家语·庙制篇》引同。足证韩作‘蔽葭’，正

① (清)马瑞辰著，陈金生点校，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89年，页83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。

字,毛‘蔽芾’,借字。《巾车》注引诗‘翟芾以朝’,作‘翟蔽’,明古书‘芾’、‘蔽’二字非特义训相通,字亦互假。《说文》‘蔽蔽’即《诗》之‘蔽芾’。他书无‘蔽蔽’连文,此诗必有‘蔽蔽甘棠’者,不能考究为何家异闻矣。”^①于洁先生在其《〈诗经·召南·甘棠〉蔽芾解》一文中说:“从以上注家说法来看,不论是在说明‘蔽芾’有小义,还是在证明‘蔽芾’有茂盛义,郝懿行、马瑞辰、王先谦等人无一不是将‘蔽芾’拆成两部分,对‘蔽’和‘芾’分别进行论说的。因此,尽管各注家对‘蔽芾’的观点不一致,但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去思考。”^②

于先生的这种说法是很靠不住的。我们知道,古代学者解经常常将联绵词割裂开来解说,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扬雄对“窈窕”的解释:“美心为窈,美状为窕。”朱熹对“辗转反侧”的解说,谓“辗者转之半,转者辗之周,反者转之过,侧者转之留。”都是不能正确地认识到联绵词而造成的误解。即使是小学高度发达的清代,学者有时亦不能免。在对“蔽芾”一词的解说中,便可见一斑。事实上,“蔽芾”是一个联绵词,从语音的角度看,马、王二氏的考证过程中便可明确,马氏曰“蔽芾二字叠韵”,王氏则谓“‘芾’、‘蔽’二字非特义训相通,字亦互假。”这是音上的证据^③。我们知道,《诗经》的首句或次句,作状语的大部分是重言联绵词,如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、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、“绵绵葛藟,在河之浒”。等等,此

① (清)王先谦著,吴格点校,《诗三家义集疏》,中华书局,1987年,页86。

② 于洁:《〈诗经·召南·甘棠〉蔽芾解》,唐山师范学院学报,2006年第1期,页7。

③ 现代一些研究古汉语词汇的书中亦有将“蔽芾”划入联绵词行列的,但是就我们所见,这些书中并未给出将此词作为联绵词的依据,更没有涉及对词义的解释。

外也还有一小部分是双声叠韵联绵词(包括双声联绵词、叠韵联绵词和双声叠韵联绵词),如:《桧风·羔裘》“羔裘逍遥,狐裘以朝。”《桧风·隰有萋楚》“隰有萋楚,猗猗其枝”。《绵蛮》“绵蛮黄鸟,止于丘阿”。《豳风·狼跋》“狼跋其胡。载蹇其尾。”前面也说过,《我行其野》亦有“蔽芾”。“我行其野,蔽芾其樗”。《诗经》中与此句式相同的有:《卷阿》“凤皇于飞。翯翯其羽。”《桑柔》“瞻彼中林。牲牲其鹿。”《终风》“噎噎其阴。虺虺其雷。”《东山》“仓庚于飞。熠熠其羽。”《斯干》“殖殖其庭。有觉其楹。哻哻其正。嘒嘒其冥。君子攸宁。”《大东》“小东大东。杼柚其空。”一如上面所言。或是重言联绵词,或是双声叠韵联绵词。这也更说明了“蔽芾”确为联绵词,不应分释。如果把“蔽”、“芾”分别看作单个的词来解释,显然不符合《诗经》的语言习惯。这是我们将其定为联绵词最主要的一个依据。我们不能将“逍遥”割裂开来解释,那么“蔽芾”也理应如此。

《大雅·生民》“诞实匍匐,克岐克嶷,以就口食。”《邶风·谷风》:“凡民有丧,匍匐救之。”《礼记·檀弓》则引作“扶服”。此“匍匐”若“扶服”典籍或作“蒲伏”,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:“俯出胯下,蒲伏。”或作“蒲服”,《战国策·秦策三》“坐行蒲服”。或作“扶伏”,《左传·昭二十一年》:“扶伏而击之。”字虽各异,然均指“伏地而行”。这是学者们所公认的。又如“婀娜”,或作“倚傴”字虽不同,义则通也。其实,“蔽芾”当与“霈沸”通,为一组具有同源关系的联绵词。《大雅·瞻卬》:“霈沸檻泉,维其深矣。”《小雅·采菽》:“霈沸檻泉,言采其芹。”《说文·水部》则作“毕沸”。段玉裁谓:“毕,一本从水作澤,《上林赋》‘澤弗’,苏林曰,澤音毕……司

马彪注《上林赋》曰“渥沸”，盛貌也。”^①按，段氏所引系据《文选》，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“渥淖淖汨”。司马彪注：“渥淖，盛貌也。”则“渥沸”、“毕沸”、“渥淖”抑或是“渥沸”，当表水盛貌。冯蒸先生在《古汉语同源联绵词试探》一文中曾提出判断构成同源联绵词的四个条件，即“语音、语义、语法和古文献”这四个条件。古文献上的条件，冯先生认为尚有待于进一步拓展。语音方面，冯先生认为：“根据现代学者的上古音拟构结果来系联有关的联绵词，是语音考虑的基本出发点。如果数个联绵词同源，那么构成语根的前后两个音节在音韵上要有一定的限制。也就是说同源的诸联绵词必须声母一致。”^②按，蔽、渥、毕、渥上古均属帮母。《楚辞·天问》“羿焉彗日。”洪兴祖《考异》：“彗，一作毙。”又，顾炎武在《音论》中提到“蔽膝切鞞”。“彗”、“鞞”从“毕”声，“毙”从“蔽”声，则“蔽”与“毕”、“渥”皆音同或近，而由前引王先谦文可知“芾”与“沸”亦是同音或音近。因此，“蔽芾”与“渥沸”等作为同源联绵词在语音上是没有问题的。从语义方面看，冯氏以为同源的联绵词应该有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内涵。“蔽芾”若解为“盛貌”。与“渥沸”、“毕沸”等表“水盛貌”自然有相当大的联系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从语法方面看，冯氏谓：“一般来说，联绵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——状词。同源的联绵词当中没有不是一类词的，目前还未见有杂入其他词类的例子。”^③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前面在讨论“蔽芾”一词是否为联绵词的时候已经谈到了，“蔽芾”和“渥沸”、“毕沸”等显然均是作状语的。因此，将“蔽芾”、“渥沸”等视为具有同源关系的联绵词是不

①（清）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553页。

② 冯蒸：《古汉语同源联绵词试探——为纪念唐兰先生而作》，《宁夏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，1987年第1期，第26页。

③ 同上。

成问题的。

《豳风·七月》“一之日鬻发,二之日栗烈”。《说文·欠部》引作“一之日捉拔”。《七月》毛传谓“鬻发,风寒也。”而同样的,由王氏之论证过程可知芾、发、拔亦可通。《说文·火部》燁“燁燁,火貌。”“燁,燁燁也。”“沸,火貌。”段玉裁曰“此篆当是燁之或体。”又《玉篇》“燁沸,火盛貌。”在通释《七月》时,马瑞辰已经看到了“鬻沸”、“毕沸”和“毕拔”的同源关系。谓:“火之盛曰燁沸,泉之盛曰湲沸,寒之盛曰湲拔。”^①而基于我们前面的讨论,则又增“草木之盛曰‘蔽芾’”。如果将“蔽芾”分释,那么仅从训诂的角度来看,“小貌说”与“盛貌说”均无法说服对方,因为,无论释“小”还是释“盛”,于经传或字书中均可寻出根据,而从诗意上考虑,双方亦能拿出对等之证据。而且,我们前面已经说过,“蔽芾”既为联绵词,分释则不确,且有违《诗经》的语言习惯,是不足取的。而由同源联绵词的角度来看,将“蔽芾”与“鬻沸”、“毕沸”、“鬻发”、“毕拔”、“燁沸”等词联系起来,不仅于《诗经》语言习惯毫无窒碍,而且亦足以服人。

王念孙在《广雅疏证序》中说:“诂训之旨,本于声音,故有声同字异、声近义同,虽或类聚群分,实亦同条其贯,譬如振裘必提其领,举网必挈其纲,故曰本立而道生,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。此之不寤,则有字别为音、音别为义,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,或墨守成规而眇会通,易简之理既失,而大道多歧矣。”^②他虽然不是专门针对联绵词来说的,但是对联绵词的音转问题亦有启发。马瑞辰之所以能看到“燁沸”、“湲沸”、“湲拔”的同源问题,是因为《说文》引用的异文所带给他的启发,而于“蔽芾”,没有学者能将其与前面

① 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,陈金生点校,中华书局,1989年,第452页。

② 王念孙《广雅疏证序》,中书书局,2004年,第2页。

的几个词联系起来,一方面是汉唐注疏中并没有相关的线索可循,另一方面则仍是过于重视字形,而忽视字音的结果,王念孙在《广雅疏证·释训》“都凡”条下谓:“大抵双声、叠韵之字,其义即存乎声,求诸其声则得,求诸其文则惑矣。”^①王氏所言,诚是矣。

后记:本文完成后,蒙同窓乐游先生指出,裘锡圭先生在《读上博简〈容成氏〉札记二则》(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)中曾将《容成氏》中“凡民俾敝者”中的“俾敝”读为“蔽芾”,指的是虽已成年但身材显著比一般人矮小者。谨致谢忱。然而裘先生所论并非定论,此“俾敝”或释“卑伏”、“卑末”、“疲敝”、“疲羸”(可参孙飞燕:《〈容成氏〉文本整理及研究》,第88页,清华大学2010年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)。且此处之“凡民俾敝者”当总括前文所提之“瞽聵”、“瞽瞍”、“侏儒”、“长者”、“倭者”等。而这些身体残疾之人显然并非全都是身材矮小者。因此《容成氏》中的“俾敝”似乎并不能作为推翻本文结论的证据。

作者简介:白军鹏,男,吉林省公主岭人,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毕业,导师为吴振武教授。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,同时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从事博士后工作。

联系电话:18686402602

电子邮箱: baijp277@sina.com

通讯地址: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白军鹏

邮编:130024

^① (清)王念孙:《广雅疏证》,中华书局,2004年,页199。此语又见《经义述闻·通说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0年,第730页。

《诗经·国风·樛木》篇考释及主旨辨析

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崔冶

摘要:《樛木》一篇诗旨有“后妃逮下”、美喻男女之间说、下美上之辞、祝颂之歌等说法,本文详细训释了《樛木》中的关键词,联系《樛木》产生的时代地域等历史背景进行论证,得出《樛木》诗旨为称美君子品德,祝福君子的可能性偏大。

关键词:《樛木》诗旨 祝颂

《诗经·国风·樛木》一篇是“周南”中的第四首,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章十二句,但是后世解诗者对其本义的解释众说纷纭,各家的看法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、《樛木》篇的旧说

《毛诗序》对后代的看法有很大影响,对《樛木》的解释如下:

《樛木》,后妃逮下也。言能逮下,而无嫉妒之心焉。^①

《毛诗序》对此诗的说法非常简明。“后妃”与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、《蟋蟀》、《桃夭》、《兔置》、《采芣苢》序言中的说法一致。但是“后妃”究竟指何人?什么身份的人?都没有指明。“逮”是什么意思?“下”指什么。“能逮下”和“无嫉妒之心”有什么

^① 李学勤《毛诗正义(上)》,《十三经注疏(标点本)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41页。

关联。

《毛传》的说法见于各章诗句的下面,解释了一些字词意思。

兴也。南,南土也。木下曲曰樛。南土之葛藟茂盛。

履,禄。绥,安也。

荒,奄。将,大也。

索,旋也。成,就也。^①

在这里没有谈到诗的主旨,产生时代等问题。郑玄同意《毛诗序》的说法,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详细地发挥了《毛诗序》的说法。

后妃能和谐众妾,不嫉妒其容貌,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。

笺云:妃妾以礼义相与和,又能以礼乐乐其君子,使为福禄所安。

笺云:此章申殷勤之意。将犹扶助也。^②

郑玄很明确地指出“逮下”即是“能和谐众妾”。在“逮下”之外,提出“不嫉妒”的具体表现是“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”。表明此诗说的是“后妃”和“众妾”之间的关系。对于诗旨,郑玄在首章之下进一步探讨:

笺云:木枝以下垂之故,故葛也藟也得累而蔓之,而上下俱盛。兴者,喻后妃能以意下逮众妾,使得其次序,则众妾上附事之,而礼义亦俱盛。南土谓荆、扬之域。^③

这里指明“次序”的问题,一是后妃能以意逮下众妾,二是众妾上附事之,上下得其次序,体现了礼义。郑笺的赞美是两方面的,既是对后妃不嫉妒的赞美,又是对众妾能够亲附事之的肯定。这样的结果就是达到了尊卑有叙,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

① 同上,第41-43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,第41页。

做好自己的职责,从而达到了礼义。

三家诗在诗旨上与毛诗有异,据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:

文选潘安仁《寡妇赋》云:“伊女子之有行兮,爰奉嫔于高族。承庆云之光覆兮,荷君子之惠渥。顾葛藟之蔓延兮,托微茎于樛木。”李注:“葛、藟,二草名也。言二草之托樛木,喻妇人之托夫家也。《诗》曰:‘南有樛木,葛藟累之。’案,潘以女子之奉君子,如葛藟之托樛木。李引此诗为释,是古义相承如此,不以‘樛木’喻‘后妃’、‘葛藟’喻‘众妾’也。且诗明以‘樛木’、‘君子’相对为文,无‘后妃逮下’、‘不妒忌众妾’意。《文选》班孟坚《幽通赋》:‘葛绵绵于樛木兮,咏南风以为绥。’李注引曹大家曰:‘《诗·周南·国风》曰‘南有樛木,葛藟累之。乐只君子,福履绥之。’此是安乐之象也。’潘、李所用诗义,不能明为何家。大家用齐义而说此诗,亦不及‘后妃逮下’,知三家与毛异也。^①

鲁、韩两家之说未闻。齐说认为此诗是喻男女之间,“樛木”与“君子”相对应,着重在于体会诗的“安乐之象”。四家说诗之后,对于《樛木》诗旨的探讨主要围绕在“‘樛木’和‘葛藟’究竟是和哪种关系,分别比何”“后两句祝福称愿的对象是谁”等问题展开讨论,归结起来主要有四大类说法:1. 支持《毛诗序》后妃逮下说;2. 喻男女之间关系;3. 下美上之辞;4. 祝颂之歌。

1. 支持《毛诗序》后妃逮下说

《毛诗序》《毛传》对于诗旨的解释对后代影响甚大,虽然在宋代首先对《序》开始质疑,但是对此诗却遵从了《毛诗序》的看法。欧阳修《诗本义》“论曰毛传葛藟尤为简略,然以其简故,未见其失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:

^① (清)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,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32页。

南有樛木，葛藟累之。乐只君子，福履绥之。兴也。南，南山。木下曲曰樛。藟，葛类。累，犹系也。只，助语辞。君子，自众妾而指后妃，犹言小君内子也。履，禄。绥，安也。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，故众妾乐其德而称愿之曰：南有樛木，则葛藟累之矣。乐只君子，则福履绥之矣。南有樛木，葛藟荒之。乐只君子，福履将之。兴也。荒，奄也。将，犹扶助也。南有樛木，葛藟萦之。乐只君子，福履成之。兴也。萦，旋。成，就也。^①

朱熹不但认为此诗言后妃逮下，而且认为这里的君子就是指后妃，认为这是众妾称美祝福后妃之词。此后从之者甚众，不一一列举。

2. 喻男女之间关系说

很多学者认为“樛木”与“葛藟”意象是喻男女之间关系的，由此衍生出很多说法。如美君子宜家，见牟应震《诗问》、庄有可《毛诗说》。魏源《诗古微》中认为是美后妃得配君子。王先谦则认为是美文王得后、受福。方玉润的看法更具综合性，“《小序》谓后妃逮下，《大序》遂衍为‘无嫉妒之心’，《集传》因之，谓众妾之颂后妃，似矣。然诗词并无乐德意，而何以见其无嫉妒心耶？观累、荒、萦等字有缠绵依附之意，如葛萝之施松柏，似于夫妇为近。而伪传又云：‘南国诸侯慕文王之化，而归心于周。’其说亦是。总之，君臣夫妇，义本相通，诗人亦不过借夫妇情以喻君臣义，其词愈婉，其情愈深，即谓之实指文王，亦奚不可？而必归诸众妾作，则固矣。”^②此外，以程俊英为代表的现当代学者认为这是婚礼之诗，是向新郎祝贺的诗歌。

① （宋）朱熹《诗集传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，第5-6页。

② （清）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80页。